

最畅销 中外名著 名家导读本

全彩青少版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曹文轩大力推荐!

[英]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著
徐鹏迪◎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樊发稼、安武林、谭旭东、李学斌

四位资深儿童文学名家作序推荐

最畅销中外名著
名家导读本

全彩
青少版

这是一套适合青少年朋友阅读的中外名著。丛书立足原著，忠实原著，比原著更具有平易性与亲和力，其文学色彩与阅读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是一套让广大青少年朋友能真正接触文学、接触经典的好书。四位名家的联袂导读，让读者更深入了解原著写作背景与特点；其中的插图也是本丛书一大亮点，把名著的精髓深深融入于现代画风，相得益彰。

曹文轩



日知图书
创造阅读享受

特别
推荐

BooksChina.com
中国图书网

ISBN 978-7-5463-5554-2



9 787546 355542 >

定价：13.80元

最畅销中外名著
名家导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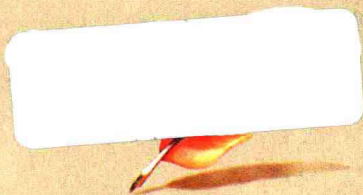
全彩
青少版



Treasure Island

金银岛

[英] 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著
徐鹏迪◎编译



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银岛 / (英) 斯蒂文森著; 徐鹏迪编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6

(最畅销中外名著名家导读本)

ISBN 978-7-5463-5554-2

I. ①金… II. ①斯…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9491 号



最畅销中外名著名家导读本 | 全彩青少版

金银岛

-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 制 作:  (www.rzbook.com)
-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厂
-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 印 张: 14
- 字 数: 150 千字
-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13.80 元

原著者简介

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于1850年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他父亲是个精于灯塔建筑的土木工程师，很希望子承父业。1867年，17岁的史蒂文森虽然遵从父亲旨意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内心却始终对文学情有独钟。入学后不久，他便想改学文学，父亲没有同意儿子的选择，作为折中，让他改学了法律。

史蒂文森在成为一名律师的同时坚持写作。在连续撰写了《内河航程》、《骑驴漫游记》与《人与书散论》后，他彻底退出律师行业，潜心写作，为读者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浪漫冒险小说《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自问世以来便是英国最受公众喜爱的作品之一；探险小说《金银岛》讲述了寻找海盗宝藏的故事，是最受欢迎的英语儿童书籍之一；《诱拐》讲述了一个少年历险、流亡、成长的经历，被公众认为是史蒂文森最好的小说之一；《化身博士》是一部关于人类双重性格的讽刺性小说，同时也是描述心理活动的悬疑恐怖小说；短篇小说主要有悲剧题材的《法理丝的海滩》和幻想题材的《迈尔斯特·多尔阁下》等。此外，史蒂文森还著有《巴伦特雷的少爷》、《戴维·巴尔佛》、《新天方夜谭》、《快乐的男人们》、《海岛之夜娱乐记》与大量散文、诗歌、游记和自传等，称得上是位多产作家。

1888年因为身体健康原因，史蒂文森同夫人一同前往太平洋上的萨摩亚岛，6年后，年仅44岁的他突发脑溢血溘然病逝，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赫米斯顿的韦尔》。人们盛赞史蒂文森是英国浪漫主义代表作家之一，也是19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那是一座神奇的岛

西部小说、流浪汉小说、海盗小说、侦探小说，等等，都是外国流行一时和风靡一时的小说，有很多作品小说都无可非议地变成了经典小说。无论小说多么传奇、离奇、荒诞、有趣，它都是人们生活的反映，都是哲学、美学、心理学观念的反映。可见，文学来源于生活，一点儿也不假，只是我们对于生活一词理解得太狭隘了，并非看得见的一切才是我们的生活。

《金银岛》也译为《宝岛》，是英国诗人和小说家史蒂文森最畅销的一本小说，是典型的海盗小说。海盗小说一般反映的都是海盗们的生活，或抢劫，或盗宝，等等，故事富有浪漫色彩和传奇色彩，故事情节紧张，一波三折，高潮迭起，给人能带来阅读快感。尤其是那张神秘的地图，像一个向导一样引诱着读者去参与那惊心动魄的盗宝之旅。史蒂文森的这部小说，最初就来源于他画的一幅地图。

世界上还有多少宝藏没有被人发现？有史记载，还有人在寻找那些遗失的和隐藏的宝藏。民间的、官方的、海盗的，人们都在寻找。所以说，海盗小说就是在今天，还有着现实的意义。而史蒂文森的藏宝图，这种形式依然在很多西方的幻想小说中使用。至少，它会给读者带来兴奋，带来一种真实感。

我相信每个人心里面都藏着一个岛。这个岛里面装着我们的秘密，我们的诗，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友谊，希望它真的是一个宝藏而非垃圾。

安武林

2012

Contents

金银岛 Treasure Island



〔第一章〕

- 6 | 客店里的老船长

〔第二章〕

- 19 | 黑牌与箱子

〔第三章〕

- 31 | 争夺藏宝图

〔第四章〕

- 44 | 在布里斯托尔

〔第五章〕

- 55 | 船已起航

〔第六章〕

- 67 | 阴谋与反阴谋

〔第七章〕

- 79 | 目睹谋杀事件

〔第八章〕

- 91 | 遇见野人甘恩

〔第九章〕

- 101 | 弃船与抢滩

〔第十章〕

- 112 | 战斗正在进行

〔第十一章〕

- 125 | 谈判后的强攻

〔第十二章〕

- 139 | 靠近伊斯班袅拉号

〔第十三章〕

- 151 | 降下海盗旗

〔第十四章〕

- 162 | 从胜者到俘虏

〔第十五章〕

- 175 | 平息一场内讧

〔第十六章〕

- 190 | 寻宝路上

〔第十七章〕

- 203 | 宝藏在哪里

〔第十八章〕

- 215 | 尾声

第一章

客店里的老船长

乡

绅屈利劳尼先生、李甫西医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早就要我把有关藏宝岛的全部详情从头到尾、毫无保留地写下来。不过，该岛的位置还不便公开，因为那里还有未取完的宝藏。17××年的某一天，我提起了笔，思绪回到父亲开设“本葆将军”客店的时候，当年，那个褐色脸上带有一道刀疤的老船长就在我们店里下榻。

现在回想起这个人来，简直就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事。他步履沉重地来到客店门口，身后跟着一只让人用行李车推着的水手衣物箱，这人身材高大魁梧，皮肤栗色，黏糊糊的辫子耷拉在脏兮兮的蓝外套的肩部，粗糙的手上疤痕累累，指甲乌青而残缺不全，一侧脸颊上有挨过弯刀的疤痕，那道疤痕颜色白里泛青，不干不净。他一面环顾着小海湾一面独自吹着口哨，忽儿扯开嗓子唱起了一支古老的水手歌谣：

十五个人扒着死人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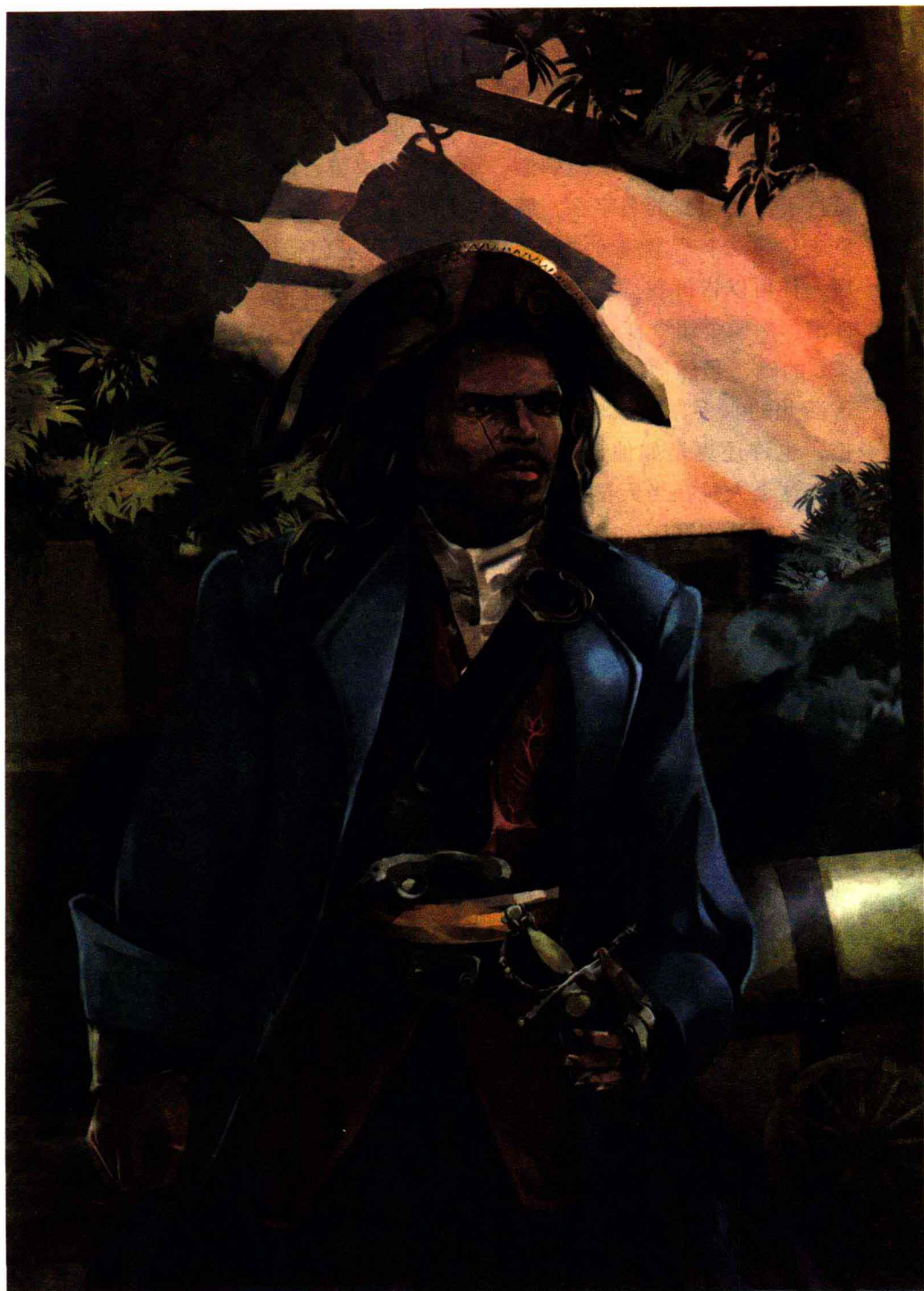
唷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那声音苍老高亢、颤动不止，像是绞盘机起锚时转动绞盘的扳手唱着号子喊破了嗓门，然后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撬棒状木棍重重敲打着店门，当父亲出来后，这家伙又粗声大气地要了杯朗姆酒。酒端上来，他慢慢地啜饮，像个鉴定家似的，一面细细地品味，一面继续打量着四周的峭壁，又抬头审视一番客店的招牌。

“这是个挺便利的小海湾，”最后他说，“客店开在这地方真不坏，生意好吗，朋友？”

父亲对他说，生意很清淡，客人比较少，实在遗憾。

“好吧，真是个专门为我预备的好住处。”他招呼着跟在后面推



行李车的人：“伙计，过来！把车子靠边儿，帮我把箱子搬进来。”

这人转过头继续对父亲说：“嗨，朋友。我要在这里住上几天，我这人不讲究，只要有朗姆酒、熏猪肉和鸡蛋，能对着海湾看船下海就行了。要问我的名字么？管我叫船长得了！噢，我明白你的意思，拿去！拿去！”说着他把三四枚金币抛在了门槛上。“这点钱花完后，你可以告诉我。”自称船长的家伙说完这番话后，那威风凛凛的神情俨然像个司令官。

的确，虽然他破衣烂衫，言语粗鲁，却一点儿也不像是在桅杆前干活儿的水手，而像极了惯于发号施令，甚至动手打人的大副或船长，也许还真是如他自己所说的船长哩。那个推行李车的人告诉我们，这个人是在当天早晨被邮车送到“乔治王”旅馆的，在那里打听海边有哪几家客店，大概听人家说我们店的名声不坏，环境又僻静，所以就选定“本葆将军”客店作为他的寓所。关于这位客人，我当时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既然他自称船长，那就暂且这么称呼吧。老船长沉默寡言，整天在小海湾附近转来转去，有时还带着一架铜管望远镜攀登到峭壁上对海瞭望，不知在看些什么。晚上，他常会坐在客店火炉旁的角落里，拼命地往嘴里灌着掺了水的朗姆酒。谁要跟他说话，船长多半不会开口，只是猛然抬头瞪着对方，从鼻子里发出船在雾中鸣号那样的哼声。我们和来我们店里的人不久即懂得，对这样一位凶狠、神秘又略带恐怖的客人，还是任其自便为好。

船长每天散步回来，总要问起有没有水手从此经过。起初，我以为他问这话是想念自己的同行，但后来渐渐明白他不过是想避开这些人。附近常有船员沿着海边大道去往布里斯托尔，他们经常会在“本葆将军”客店暂时歇息会儿。每逢碰到船员到来，船长总要从门帘后面窥探一番对方后才会走进餐厅，若是当场碰到船员这类人，他必定会像只耗子似的不声不响。

这事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秘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算是他这种戒备心理的分担者。某天，船长把我拉到无人处，表示愿意

在每月的第一天给我4便士银币，只要我“时刻提防一个独腿水手”，若那人一旦出现，就赶紧向他通风报信。有好几个月初，我去要报酬，他都会对我嗤之以鼻，还瞪着眼逼得我不敢看他。然而，不超过一个星期，船长肯定会改变主意，给我递上4便士，同时重申要求我监视“独腿水手”的命令。

那个人搅得我不得安宁，即使在梦里也让我难以入睡。在暴风肆虐的夜里，房屋四角被刮得动荡不停，碎浪咆哮着冲过海岸扑向峭壁。我就会在一千种形象、一千种邪恶表情中看到，他，一会儿截到膝盖，一会儿截到屁股，一会儿他又变成要么没腿，要么在身体中央长出条长腿的怪物，最可怕的是看见这单腿怪物连跑带跳地越过篱笆和水沟在拼命追赶我！总之，为了能领到那每月月初的4便士，我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

尽管我一想到那个“独腿海上漂”就心惊肉跳，但对船长本人我却不像其他任何认识他的人那样害怕。有几个晚上，他喝了过量的掺水朗姆酒，撑不住自己庞大的身躯，干脆坐在地上唱起那古老、粗鄙、狂放的水手歌谣。

还有几次，船长胡乱叫嚷着，要请客店里的每人都喝一杯，强迫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战战兢兢地听他讲故事，或者跟那歌谣齐声应和。我似乎感觉到“嗨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的吼声震得屋子发抖，人家见了这醉汉都怕得要死，所以不得不卖力地加入合唱队伍，生怕因为声音不够大、状态不够投入而引起他的注意。船长发起酒疯时肆无忌惮、蛮不讲理，委实是个世间少有的恶霸：他会猛敲桌子喝令大家肃静，要是有人说话，这恶霸便会勃然大怒，暴跳如雷；要是谁也不说话，恶霸又认为听众们没在听故事，仍会大发雷霆，胡乱斥责；他甚至不许任何人走出店门，直到自己喝得醉醺醺，打着趔趄回房去睡觉才算完事。

客人们最怕听船长讲故事，那些故事十分恐怖，内容都是些关于绞刑、走木板、海上风暴、珊瑚礁、在加勒比海南部横行不法的海盗及他们的巢穴之类。据船长所述，自己在海上与被上帝放逐的亡命之



徒厮混了一辈子，他叙述时的粗俗话语如同故事里的罪行一般令当地的淳朴村民们大为惊骇。父亲经常说这客店非被毁掉不可，因为顾客们不堪忍受暴虐、压制以及战战兢兢上床的滋味，他们即将不再光顾“本葆将军”客店。不过我倒相信，船长住在这里对我们有好处，人们虽然当时被吓得魂飞魄散，但过后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很有意思，在宁静的乡村生活中，这不失为一针上好的兴奋剂。甚至有群年轻的小伙子还非常钦佩船长，称他是“真正的老水手”“货真价实的船员”，还说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人，英格兰才得以称雄海上。

从某方面讲，这家伙真有可能毁掉我们。因为他在“本葆将军”客店里住了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预付的那点钱早就花光了，可父亲始终不敢壮起胆子跟他要钱。只要一提起此事，船长会立即从鼻子里发出很大的响声，听起来简直就像在咆哮，同时还恶狠狠地瞪着我那可怜的父亲，直把他吓得从屋子里倒退出去。我曾亲眼看到父亲碰了一鼻子灰后扭绞着自己的双手，那种出自心底的恐怖和烦恼大大加速了他的早逝。

船长住在客店里的那段时间，除了从小贩手里买过几双袜子外，衣着穿戴上始终没有任何改变。三角帽有一道卷边耷拉下来，他就一直任其耷拉着，不管刮风时会给自己带来多少不便。他曾躲在楼上屋子里将自己的外套偷偷地补了又补，直到上面除了补丁什么都看不出来。船长从来不写信，也没收到过信，他不和邻居以外的任何陌生人说话，即使偶尔交谈也多半是在他灌多了朗姆酒的时候，我们谁也没见过他打开过行李车拖来的那只大箱子。

船长只被人顶撞过一次，那是在我父亲病入膏肓的时候。有天傍晚，李甫西医生来为父亲看病，吃过我母亲准备的晚餐后，他走进客厅抽起一斗烟，等人将马匹从村子里牵来，因为客店里没有马厩。我刚巧跟在他身后走进客厅，可以清楚看到——医生衣冠楚楚，容光焕发，发套上搽着雪白的发粉，一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翩然风度。他同那些粗俗的乡下人，特别是同那个邋邋遢遢，刚刚灌完一肚皮朗姆酒，正醉眼蒙眬的吓人老船长之间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这会儿，喝得烂醉如泥的老船长正一只胳膊耽在桌子上，扯开破嗓子唱着歌儿：

十五个人扒着死人箱——

嗨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其余的都做了酒和魔鬼的牺牲品——

嗨呵呵，朗姆酒一瓶，快来尝！

起初，我猜想“死人箱”可能就是放在他屋里的大箱子，这个念头常在噩梦里同我惦记着的“独腿海上漂”纠缠在一起。不过，那时大家对这支歌都不怎么特别在意了，头回听到粗俗歌谣的只有李甫西医生，我看得出他对此毫无赞赏之意，因为医生当时很生气地抬头看了眼船长，就继续同花匠老泰勒谈起了一种治疗风湿病的新药方。

老船长越唱越起劲，最后猛拍了一下面前的桌子，我们都懂得那是命令别人停止说话的意思。于是，声音立刻平息下去，只有李甫西医生依旧口齿清晰、语调亲切地讲着，每说完一句话还轻松地抽一口烟斗。船长瞪着眼看了会儿，又一拍桌子，眼睛瞪得更加凶狠，最后他用低沉的声音咒骂了句：“那边的人听着，都不许说话！”

“你是在对我讲话吗，先生？”医生问。那恶霸说是，同时夹了句恶毒的咒骂。

“我只对你说一句话，先生，”李甫西医生不卑不亢地说道，“如果你再不戒酒，世上很快将少一个肮脏无比的混蛋！”

那老家伙怒不可遏，一个抽身跳出来，飞快地掏出把水手用的折叠小刀，将它拉开托在掌上不住地掂量着，嘴里还在嘟嘟囔囔地威胁医生，说要用飞刀把对方钉在墙上！

医生站那儿纹丝不动，他将声音略微提高，以便让全屋的人都能听见，口气却相当严肃而坚决：“如果你不马上把刀子放回口袋，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你将在下次巡回审判中被送上绞刑架！”

两双眼睛互相对峙着，几秒钟后，船长屈服下来。他收回刀子退回到座位上，像条挨了打的狗似的，嘴里仍在咕咕哝哝着。



“现在，先生，”医生继续说，“既然我已知道在自己的辖区内还有你这么个人物，那我就会时时刻刻监视着你。我不仅仅是个医生，还是一名地方法官，如果有半句抱怨你的话传我耳朵里，哪怕只是像刚才那样的无礼行为，我都将采取有效措施，把你抓起来从这里赶走。我说完了。”

此时，李甫西医生的马正巧被牵来，他骑着马离开了“本葆将军”客店。当天晚上，船长再不敢多吭一声，此后一连几个晚上他都比较老实。

没过多久，“本葆将军”客店即发生了第一桩神秘事件。这件怪事使我们终于永远摆脱了那位凶恶的老船长，但并没有彻底摆脱因他而带来的麻烦。读者们读下去自会知道。

那年冬天极为寒冷，冰霜雨雪频频降临，刺骨寒风夜夜来袭。我可怜的父亲恐怕没有希望挨过冬天了，他一天天衰弱下去，我和母亲把店里的事情统统包下来，忙得不可开交，所以没怎么留意那个令人不快的客人。

在1月里某个寒风割面、滴水成冰的清晨，小海湾覆盖着厚厚的白霜，远远看去一片灰白，波浪轻轻拍打着岩石，太阳刚刚升起在山尖，远远照射在海面上。老船长这天起得很早，夹着铜管望远镜去了海边，他把帽子歪扣在后脑勺上，一柄弯刀在蓝色旧外套的宽宽下摆后面晃荡着。他大步走着，嘴里呼出的哈气像有股烟雾缭绕着，在转过大岩石时，船长气愤地哼了哼鼻子，好像仍在对李甫西先生的那一顿抢白耿耿于怀。

母亲在楼上服侍着病中的父亲，我在楼下餐桌上张罗着船长的早餐，客厅的门忽地被推开，走进来一位此前从未见过的陌生人。那人面色苍白，脸像白蜡，左手缺两个指头，他虽然也佩有弯刀，却不大像是勇武好斗之士。这个人让我很纳闷，他不像水手，却给人在海上混饭吃的感觉。

我问客人要点儿什么，他点了杯朗姆酒。我正要离开客厅去取酒，他却在桌边坐下，把我又叫了回去。我不解其意，便拿着餐巾停

在原地。

“到这儿来，孩子，”他说，“走近些。”我靠近一步。“桌上的早餐是不是为我的朋友比尔准备的？”他不怀好意地眨了眨眼睛。

我告诉他自已不知道谁是比尔，早餐是为住在店里的某位客人准备的，这里人都管他叫船长。

“这没什么区别。”他说，“我的朋友比尔很有可能被叫做船长。他脸上有道疤，嗜酒如命，为了让你信服，我还可以指出，他那道刀疤是在右半边脸上。噢，好啦！我都告诉你了，现在，我的朋友比尔是不是在房子里？”我告诉他，船长散步去了。

“哪条路，孩子，他走的哪条路？”陌生人急急地问。我指了指那块大岩石，还告诉他船长就快回来了。

“噢，过会儿我的朋友肯定会像看到好酒一样高兴。”他说这句话时，脸上毫无愉快的表情。

陌生人一直守候在客店门边，紧紧盯着大门外，就像猫在等待耗子出现。有一次我刚刚跨出店门，立即被他叫了回去，他大概嫌我动作慢了，白蜡般的脸上顿时露出凶相，陌生人咒骂着令我马上回去，见我乖乖听话遂又恢复到先前那种半哄半嘲的口气，连连拍着我的肩膀，说我是个好孩子，特别讨人喜欢。

“我也有个儿子，和你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他说，“他是我心里的骄傲。不过男孩子们最要紧的是听话。嗯，孩子，你要是跟比尔出过海，就不会站在那里让人家吩咐第二遍——你肯定不会。比尔也从来不说第二遍，那不是他的作风，和他在同一条船上待过的人都知道。瞧，肯定是我的朋友比尔回来了，胳肢窝里夹着望远镜。哎呀，我的上帝！孩子，咱们回客厅里躲门背后，给比尔一个小小的惊喜吧！啊，祈求上帝再次保佑他。”

陌生人拉着我躲在旅店门后，他将我一把扯到身后，紧张地注视着门外。我心里非常害怕，也能感觉到那陌生人的恐惧感，他撩开衣角紧按着刀柄，微微将利刃从鞘中向外轻拔，喉咙里像堵了什么东西似的，还不停地咽着口水。终于，船长迈着大步走进来，砰的一声重

重将门关上，径直走向客厅另一端已为他准备好早餐的那张桌子。

“嗨！比尔。”陌生人开口叫道，那声音在我听起来像是给他自己壮胆。船长蓦地转过身，脸色一下变得发青，眼神极为惊惧，那表情像是看到了魔鬼、幽灵，整个人也在一瞬间显得衰老而虚弱，看似落叶般不经一击，我当时觉得他是那么的可怜。

“比尔，认出来了吧。是啊，你当然应该认得出同一条船上的老伙计。”陌生人接着道，语气里明显有了几分得意。

船长一时喘不过气，憋了足有5秒钟，才蹦出两个字：“黑狗！”

“除了我还能是谁？”陌生人的回答完全没了紧张，“正是当年的黑狗来‘本葆将军’旅店看望老朋友比尔了。啊，比尔，比尔，自从我丢了两根指头后，咱俩可都经历了好多事。”他边说边举起一只残缺的手。

“既然你已经查到了我的下落，说吧，你要怎么样？”船长略微平静下来。

“你还是没变，比尔。”被唤作“黑狗”的陌生人此时已全身心地放松，“还是先让这个怪可爱的孩子给我来一杯朗姆酒。你要是愿意，咱俩可以坐下来，像老船友那样直截了当地谈一谈。”

我端着朗姆酒回来时，他们已在桌子两边坐定。黑狗侧身坐在靠门的一边，我想这家伙大概是想一只眼盯着船长，另一只眼瞅着退路吧。他叫我走远点，还要把门打开：“免得你从锁孔里偷看，孩子。”我乖乖地走开，回到酒柜后面。

我当然会竖起耳朵留神听着，可有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他们急促难辨的低语声什么也听不见。后来，客厅里突然爆发出一阵粗鲁的谩骂，继而就是船长那沙哑的声音：“不不！事情到此为止，大不了上绞架一起上！”紧接着，一连串可怕的打闹声响起：桌子、椅子全被撞倒的声音，钢刀交错的乒乒乓乓声，还有人痛得直叫！

我旋即看见黑狗左肩膀淌着鲜血仓皇逃出，船长在后面紧紧追赶，两人手里都握有锋锐的弯刀。追到门口时，船长最后一刀猛力劈出——要不是那把刀刚巧碰在我家那块“本葆将军”旅店的大招牌